

●长篇小说选载

夏姬传(十三)

■柳岸

少盐的一句话，打消了屈巫的疑虑，也许是自己多疑了。这是在郑国的馆舍，谁会来害他呢。在这合卺之时，能吃上少盐亲手做的“菊花饼”，是何等的幸福啊。少盐看似冷漠的面容，可能一时还不能适应这样的气氛，其实心中还是惦念他的。传说这“菊花饼”是郑国宫廷之物，君主的专属小点。不想，他亦能享受到了。想到此，屈巫心中一阵激动，拿起“菊花饼”，心存感激地望一眼少盐。

少盐一改低眉颔首的姿态，她的头略微仰起，目光悠远冷漠，上下牙齿紧相扣，嘴角向下拉动，似乎透出一丝隐隐约约的笑容。这笑容像

尖冰一样直刺屈巫的心脏。瞬间，冰冷传遍屈巫周身。这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悲愤、仇恨、冷漠、快意，天啊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丝笑容？屈巫回想起荷花转身时的一瞥，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

屈巫拿起那块“菊花饼”，却并未放进嘴里，也未放回，而是放在鼻子底下，仔细闻辨，一遍又一遍，享受“菊花饼”的芳香。

沙漏在慢慢地流淌……屈巫的脸色愈来愈沉重，他闻出了死亡的味道。他再一次看了看少盐，她仍旧是那么副表情，只是，多了一层决绝。

屈巫悲哀地仰天长叹，他以为少盐会回心转意，才奉出郑国宫廷“菊花饼”，与他共度良宵。然而，这一切都不过是他自作多情而已。真的没有想到，他等待了三十年的情爱，竟然是如此结果。

他吃下去，她心中就释然了吗？仇恨就消弭了吗？没有了仇恨，她会怎么样呢？屈巫眼望着手中的“菊花饼”，他愿意吃下去，为了少盐。可是，他不能让她心中充满对他的仇恨，他要把一切都向她说清。待他把话说完，倘若她还依然让他吃下，那他就成全她。

第四十八章 情痴屈巫命悬一线

屈巫放下“菊花饼”对少盐说：“爱妻就不想说点什么吗？在为夫吃下‘菊花饼’之前。倘若为夫此刻吃下，就再也听不到爱妻说什么了。”

少盐倏然回过神来，一脸惊诧地看着屈巫，一阵慌乱之后，很快就淡定了。她并未说什么，只是轻轻地摇着头。

屈巫悲怆地说：“爱妻，真的就那么恨为夫，想置为夫于死地吗？”

冰冷和决绝再次回到少盐的脸上，她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是的。汝死亦不足平吾仇恨。杀夫、刑子、灭国，每一件，都死有余辜。汝活到今天，已经是上天的眷顾了，还想侥幸逃脱吗？”

屈巫脸上露出悲凄绝望的笑容，他说：“爱妻可谓用心良苦啊。爱妻居然能炼制成这种毒药！倘若不是为夫精通医药，上次就死于爱妻的番木鳖毒下。爱妻能炼成‘五六七九’，说明爱妻内心的仇恨有多深。此是上古书上所记载，药之十毒之首。这种药的每一味药物，都需要精心炮制，而后合一。炮制这种药，需要极具仇恨之人，亲手炼制，方才成剂。然而，此药丸一旦吻唇，便即刻亲润五脏，速入六腑，通达七窍，魄散九霄。此药剧毒，一旦入唇，无药可解，绝无生还希望。所以，才取名‘五六七九’。此药方属上古遗籍，世间罕传，只有很少宫廷史馆有藏，亦极少有人炼成。一旦炼成，没有异味，只有一股淡淡的菊花香味。所以，爱妻才给为夫亲手做了‘菊花饼’。爱妻居郑七年，只做这一件事吗？而且爱妻必须一心一意，翻阅所有医药籍典，方能掌握每一味药的性能。爱妻，真可谓用心良苦啊。”

少盐仍旧冷漠地说：“是的。汝又是怎么知

道的？你真的是觋师吗？觋师都是通灵的，汝既然通灵，就应该知道自己的宿命。”

“不。为夫不是觋师，为夫不过通晓古籍而已。看出爱妻的‘五六七九’毒饼并不难，现在不是菊花的季节，爱妻的菊花饼倘若用干菊花做，不会有这么新鲜的味道。爱妻的神情，暴露了爱妻的内心。爱妻内心的仇恨，是无法遮掩的。爱妻费尽辛苦，炼好此药，又报伤心切，怎么可能等到菊花开的季节？”

少盐说：“说得没错，吾等不到菊花开的季节，吾现在就想让汝死。”

屈巫说：“爱妻，容为夫把话说完。倘若为夫说完之后，爱妻仍旧不能原谅为夫，那为夫就吃下‘菊花饼’。”

少盐并未言语，冷冷地听屈巫独自诉说：“爱妻恨为夫，不过是夏氏灭门，爱妻亡命于楚，襄老尸骨归晋。先从夏氏灭门说起吧，楚庄王初霸，收服陈国，又岂是为夫所能左右得了的。夏御叔既为陈国司马，奉楚命讨伐郑国，责无旁贷，吾亦是想他大捷。吾送他白兜战袍，不过是为了鼓舞他的斗志，能够打胜仗而已，吾想爱妻亦等他大捷，吾只想让爱妻心安。其实，这白兜战袍，并非是真正的白兜，而是白犀牛的皮制作而成。还是郑灵公之物，郑灵公为太子时，郑楚联合攻打晋军，郑灵公身穿此袍出战，庄王以为是白兜战袍，因为他知道白兜不祥，赐他白虎战袍换此战袍，并命为夫处理掉。爱妻知道楚国人迷信，而且郑灵公入楚为人质，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庄王甚厚，是亲楚派，所以楚庄王才这样做。吾接过战袍，才知道不过是件非常好的白犀牛皮而已。因

为郑国并没有白兜这种东西。即便是白犀牛的战袍，也是十分珍贵的，吾觉得埋掉非常可惜，便留了下来。郑楚联军战晋大捷，为夫才请庄王降罪，庄王赦为夫私藏白犀战袍之罪，并将此物赐予为夫。君王赐袍，为夫视获珍宝。因为楚国人忌讳白兜，怕惹麻烦，才一直珍藏，不敢拿出来示人。为夫知道陈国人对这些并不了解，是想借白兜战袍，鼓舞御叔士气，没想到，竟然害了他。不过，也不能说是为夫害了他。即便没有白兜战袍，陈国亦打不过郑、晋联军的。爱妻应该清楚，夏御叔是司马，只要有战争，司马战死或者被掳都是正常的。这是司马的命运。”

少盐神情悲戚，并无言语。

屈巫继续说：“陈国内乱，为夫亦略知一二。之前单襄公使陈时，陈灵公之事诸侯尽知，就连周王亦知。单襄公到楚，为夫亦详细打听爱妻情况，为夫得知情况，心下悲戚，却又无奈。每日里只是对着这方丝帕，睹物思人，爱妻可否感知？夏征舒弑君，是死罪。身为臣子，唯君命是从，为夫又怎么能阻挡楚王不加讨伐？即便楚国不讨伐，那么晋国，抑或是陈国自己，都会问罪的。不株连家属，已经是恩典了。至于……”

古陈星月

